

翁同龢的几首佚诗

湛 庐

翁同龢(1830-1904),江苏常熟人,字叔平,号松禅、瓶庵居士等。体仁阁大学士翁心存之子,咸丰六年(1856)进士第一。官至协办大学士,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,同治、光绪两帝之师,卒后追谥“文恭”。翁同龢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政治家和书法艺术家,还是一位艺术成就颇高的诗人,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《翁同龢诗集》,翁同龢有诗一千二百余首。近在国家图书馆所藏翁心存手稿《知止斋日记》和《知止斋诗集》中,又看到现今各诗文集失收的翁同龢诗歌四首,撮钞如下:

晓发王营,和家大人韵

长堤春草绿离离,正值征夫晓发时。人怕打头添絮帽,马虑偷眼溜鞭丝。
行囊书少钱空剩,野渡船稀客过迟。走笔倚装题短句,不堪腕力已先疲。

晓发小山,和家大人韵

徐方民俗剽,瘠土物力惫。萑蒲大泽藏,氛祲动旄旄。搜擒武备荒,滋蔓吏议结。近者申命严,芟夷始一快。古来海岱间,此亦一都会。史公货殖传,风土历历绘。拊循得贤能,驯扰致和蔼。所以召公贤,甘棠且勿拜。王制首恤荒,周官重岁会。即今春盎盎,行见禾旆旆。倘幸遇纓丰,犹可起瘵瘵。我读地志书,兼访农人话。兔绎鲁南鄙,海邦慎守隘。浮云连芒碭,志士发长喟。愧乏长沙才,年华日以迈。尝闻古圣言,靖内乃馭外。

次兖州

少皞遗墟旧,东方此翰屏。畴滋春雨绿,城倚岳云青。郅治怀三代,高文在六经。南楼闲眺望,喜得日趋庭。

夜宿刘智庙,同龢和韵

西南星奕奕,芒角动辰旂。皓月方东上,清漳自北流。梨花明似昼,麦气润于秋。明日登车去,应看行潦收。

《晓发王营,和家大人韵》、《晓发小山,和家大人韵》、《次兖州》见于《知止斋日记》(以下简称《日记》),其中《晓发小山,和家大人韵》一诗亦载于稿本《知止斋遗集·出山集》,题作《晓发小山道中书所见,同龢和韵》。稿本《知止斋遗集·出山集》还有《夜宿刘智庙,同龢和韵》。四首诗除《次兖州》外,均为翁同龢和其父翁心存之作。

道光二十九年(1849)二月,以大理寺少卿身份告养归乡的翁心存葬母事毕,携妻及次女、六儿(即翁同龢)赴京复命。据《日记》,该年二月五日,翁心

存从常熟启程,三月四日“辰刻发王营”,翁心存有诗《桃源道中》:“天涯柳色又迷离,漫说婆娑异昔时。三月莺花春似梦,十年湖海鬓成丝。河湟辙乱临歧误,溪口人喧待渡迟。欲问迷津重挽轡,那堪筋力已衰疲。”翁同龢的《晓发王营,和家大人韵》即为唱和此诗而作,同诗异题。王营镇属清河县,清河县与桃源县皆属淮安府,由常熟入京,先清河而后桃源,疑《桃源道中》为后来改题。

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六日、七日,翁心存北上途中连日遇雨,三月八日,“风雨竟日,清晨起,重云四垂,檐溜潺潺,既不可住,乃贸贸行,冒风雨,行装都湿。数里入山东峰县界,车陷于淖,良久乃出。循山麓行,逾一石冈,颠簸颇极,下冈又泥淖,凡行四十里,申刻至小山子尖。雨大作,不能复行,遂宿焉。庭中泥深尺许,住屋只一间,乃连被袱以隔。土墙茆舍,秽气逼人,殊不可耐,面对一小山,不知何名”。三月九日,“清晨微雨,辰刻放晴。清晨登车行山麓间,白云擘絮,红日悬钲,柳暗花明,顷刻万态,惟路尚泥淖耳。遇星使南来,引车避之。十馀里,渡甘草河。午后大风扬沙,遥望葛峰山,隐约云表矣。行四十里,申刻抵阴平宿,展襦酣眠,较昨不啻霄壤矣。诗兴忽发,口占,命同龢书于壁,同龢亦和韵,附书于后。”《日记》又载有翁心存《晓发小山,道中书所见》诗云:“连晨遇风雨,跋涉甚矣惫。诘朝初发轫,云气尚晦霭。黏泥轮常胶,陟阪蹇屡挂。倏忽转晴和,旷览一以快。连山万马屯,络绎势奔会。阴阳互向背,妙手不可绘。川原景暄妍,塍隰气融蔼。桃拥高鬟齐,柳不折腰拜。上公持使节(耆介春相国),肃驾指吴会。故人奉英函(季仙九侍郎),接轸建旌旆。幸当善谘谋,一为拯凋瘵。引车避道旁,不敢达情话。前行涉沂水,喧杂渡口隘。津梁久告疲,对此发长喟。舍旃勿复道,靡靡复行迈。遥望荀峰山,孤桐耸云外。”诗意与《日记》内容恰相呼应,知翁同龢《晓发小山,和家大人韵》为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九日唱和乃父《晓发小山,道中书所见》所作。

《日记》又载,三月十二日:“晴暖,寅初三刻发界河,月色甚皎,已刻过孟庙前,六儿入庙瞻仰,停车待之。复行,过邹县城外,午正至中山店尖。未正一刻复行,过兖州府城外大桥,抵西关宿。”知翁同龢《次兖州》作于此日。

三月十九日,《日记》载:“平明放晴,大东北风。夜,繁星满天。辰初开车,车行积潦中,如乘扁舟,未刻绕德州城而过。度运河(从浮桥度),复行十八里,至南刘智庙宿。”检《知止斋诗集》,有《夜宿刘智庙》诗云:“路绕钩盘曲,参旗尚曳旂。燕齐此分界,漳卫正交流。喜足三春雨,欣看二麦秋。客行独惆怅,宿潦未全收。”翁同龢《夜宿刘智庙,同龢和韵》即为唱和此诗。

翁同龢的四首佚诗均作于道光二十九年(1849),这时他年方弱冠,颇有初生牛犊不畏虎之势。翁心存亦云:“妻女初由陆行,颇以为苦,予久疏懒,乘薄笨车,亦甚不适,六儿健如黄犊,却矫捷可喜也。”(《日记》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四日)翁同龢的这几首诗歌清新矫健,抱负宏大,为我们了解早年翁同龢的思想状况提供了难得的资料。

作者工作单位: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